

2 037 2646 9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主編

六一詩話

歐陽修著
鄭文校點

白石詩說

姜夔著
鄭文校點

滹南詩話

王若虛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六一詩話 滄南詩話
白石詩說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57 字数63,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3 插页2

1962年5月北京第1版 196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5) 0.36元

六一詩話

前記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號醉翁，晚年更號六一居士。他是北宋文學改革運動的主將，著有詩本義、新五代史；又和宋祁等合纂新唐書。後人編次他的詩文爲歐陽文忠集。其論詩之作如書梅聖俞詩稿後、梅聖俞詩集序、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詩等，具載集中。六一詩話是他『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一作『話』）』的，係晚年最後的作品。收在文忠集裏面，總共二十八條。現在用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本和歷代詩話本加以校訂。

從這二十八條看來，可以歸納成兩方面：一方面是他注重作者在現實社會的生活經歷和作品對現實社會的真實寫照。孟郊謝人惠炭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他引別人的話認爲『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島朝飢詩云：『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絃』，他也引別人的話認爲賈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他雖然不滿意『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聽管絃』和『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三杯』的詩語淺近，但又肯定它們都是兩京的實事。至於在王建宮詞一百首中，常常有史傳小說所不載的唐代宮禁中事，那他就更加肯定了。正由於這樣，他揭露了那些除了『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的題材不能寫詩者的窘困像，而且指出『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的語病。另一方面是他提倡鍾鍊雕琢。他雖然感慨晚唐的詩人不再有李白、杜甫豪放的風格，却肯定他們『務以精意相高』。

所以他不僅宣揚周朴寫詩『構思尤艱』、『極其雕琢』，更深讚梅聖俞詩的『覃思精微』、『文詞清新』，並引用梅聖俞『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的見解。正由於此，他雖然稱詡陳從易的詩多類白樂天，但却不滿效樂天詩的語涉淺俗，甚至詆他人『語多得於容易』，而以『肥妻子』作為譏諷的話柄。反之，他雖然也對西崑體表示不滿，但於錢惟演、劉筠的詩又頗加讚賞，而把西崑體『語僻難曉』的惡習委之於『學者之弊』。

由上述兩方面看來，六一詩話的主張，有值得肯定的，如前一類的某些看法；也有須要批判的，如後一類的某些看法。它是歐陽修最晚的作品，算是他最後的見解。同時，它又是最早一部詩話，以這種隨筆式、漫談性的批評方法來論詩，實為後來各家詩話的先聲。

居士〔一〕退居汝陰〔二〕而集以資閒談（一作「話」）也。

一

李文正公〔三〕進永昌陵〔四〕挽歌詞云：『奠玉〔五〕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耳。

二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六〕，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

三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獲（一作「或」）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

『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一作飲）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四

梅聖俞〔七〕嘗於范希文〔八〕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當是』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此下一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鏃鏑。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龍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一作茲）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元刊本校云：『絮上脫柳字。』〕而肥。南人多與荻芽（一作『筍』）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閒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難。此詩作於儻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爲絕唱。

五

蘇子瞻〔九〕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一〇〕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此下一有『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貴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

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六

吳僧贊寧^(二)，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三)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三)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阬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七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台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二)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日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八

陳舍人從易^(二)，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二)

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之）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阮刊本校云：『偶得一作偶收。』）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九

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七）。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之。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二）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日）、『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者是也。

一〇

孟郊（二）、賈島（三），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

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織得』一作『堪織』），能（一作『所』）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一一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三）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五六一詩話一卷條說：『其中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今見杜荀鶴唐風集，而修乃作周朴詩。魏泰作臨漢隱居詩話，詆其謬誤。然考宋吳聿觀林詩話曰：『杜荀鶴詩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類荀鶴語。他日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而歐陽文忠公亦云爾。蓋借此引編以行於世矣。』云云。然則此詩一作周朴，實有根據，修不誤也。）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一二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一作『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三）云：『馬隨山鹿放，鷄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

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三〕：「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四〕：「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一三

聖俞、子美〔五〕，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一作束〕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精〔一作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咀嚼苦〔一作且〕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一四

呂文穆公〔六〕未第時，薄〔或作嘗〕游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縣，遇呂甚薄。客有譽呂〔譽呂〕〔一作喻胡〕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音〕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

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一五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藏熱而腎藏虛也」）又有詠詩者云（一本無以上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貓兒詩。」人皆以為笑也。』

一六

王建^{〔三七〕}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一作「雨」）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二〕}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三〕}云：『工於蛺蝶。』乃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時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四〕}舞劍器，曹剛^{〔五〕}彈琵琶，米嘉榮^{〔六〕}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一七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一作「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為語助，

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三）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厮，短勒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三）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一八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台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一作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粗頓（一本無頓字）異也？

一九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一作綵）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三〕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鯨魚繁，豉添蕪菜〔一作「蠔」〕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元刊本校云：「手簡一作于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一一一

楊大年〔三〕與錢、劉〔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以上三字一作「老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子儀一作「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此下一有「大年」兩字〕『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一一二

西洛故都，荒台廢沼，遺跡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爲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三〕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三〕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四〕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

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二三

閩人有謝伯初^{〔四〕}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一〕}（一作『先』）白髮^{〔二〕}（以上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於唐諸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于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一〕}（一作『盡』）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書郎。才如夢得^{〔二〕}多爲累，情似安仁^{〔三〕}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詞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謂平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二四

石曼卿^{〔四〕}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力遒勁，體兼顏柳^{〔五〕}，爲世所珍^{〔一〕}（一作『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

之，號爲三絕，眞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此下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舉子不能道也。

二五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此下一有「羽衣」兩字）曲今教坊尙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洲、獻僊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阮刊本校云：『論說一作諸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以上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二六

龍圖學士趙（以上三字一作「趙學士」）師民，以醇儒領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爲人矣。

二七

退之（昌黎）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以上四字一作「乍去乍還」），出入廻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蠃封，疾徐（此下一有「彌」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爲之笑也。

二八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尙書祁（聖）最擅場，其句有『色映珊瑚爛，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注釋

- 〔一〕 有道德學問修養而絕意仕進的人叫居士。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這裏是他的自稱。
- 〔二〕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晚年知蔡州，上表告老，以太子少師致仕。熙寧四年（一〇七二）歸潁州汝陰，故云。
- 〔三〕 李昉（九二五—九九六），字明遠，北宋深州饒陽人。兩爲宰相，諡文正。有文集五十卷。爲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
- 〔四〕 宋太祖趙匡胤葬永昌陵。
- 〔五〕 猶言獻玉。古代帝王郊祀天地，有獻玉的儀節。
- 〔六〕 載重車名。分別而言，有後轆的叫輜，無後轆的叫駟。
- 〔七〕 梅堯臣（一〇〇二—一〇六〇），字聖俞，北宋宣城人，官至都官員外郎。工爲詩，頗得時譽。曾預修唐書，著有唐載記、毛詩小傳、宛陵集等。
- 〔八〕 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字希文，北宋吳縣人。曾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
- 〔九〕 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山人。工詩、文、詞，善書，爲宋代大文學家。
- 〔十〕 唐因蒲井置蒲州，五代前蜀王建置蒲井鎮，宋初置監，以收鹽利。熙寧八年（一〇七五）改建長寧軍，即今四川省長寧縣治。
- 〔十一〕 釋贊寧，德清高氏子，出家杭州龍興寺。曾爲吳越王兩浙僧統，宋太宗時，加右街僧錄，預修高僧傳，又

著內典集、外學集。

〔三〕安鴻漸，生宋初。虛齋老學叢談：「李慶孫有文名，時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慶孫』。」

〔三〕鄭谷，字守愚，唐袁州人。官都官郎中。著有雲台編三卷、宜陽集三卷、外集三卷。

〔四〕劉敞（一〇一九—一〇六八），字原父，北宋新喻人，世稱公是先生。著有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公是集等。

〔五〕陳從易，字簡夫，北宋晉江人，有泉山集。

〔六〕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十四人，爲詩宗法唐李商隱，互相唱和，都爲一集，叫做西崑酬唱集，簡稱西崑集。他們主張詞藻華麗，對偶工巧，而且好用僻典，不易解釋。

〔七〕九僧詩包括北宋淮南惠崇、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維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九人的詩，今傳於世的，以汲古閣印本爲最古，惜校字不精，謬誤很多。其中惠崇有集。清波雜誌云：「惠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

〔八〕許洞，字洞天，北宋吳郡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官烏江主簿，有集。

〔九〕孟郊（七五一—八一四），字東野，唐武康人，爲詩多奇澀。有孟東野集。

〔十〕賈島（七七九—八四三），字浪仙，唐范陽人。初爲僧，號無本。後爲長江主簿，有長江集。

〔十一〕周朴，字太朴，唐吳興人，有詩一卷。

〔十二〕姚合，唐陝州硤石人。登元和進士第，授武功主簿。詩名重於時，人稱姚武功。

〔十三〕嚴維，唐越州人，字正文，至德二載（七五七）進士，與劉長卿善，有詩一卷。

〔十四〕溫庭筠，唐太原人，字飛卿。工詞賦，與李商隱齊名。有溫飛卿集。

〔三五〕蘇舜欽（一〇〇八—一〇四八），字子美，其先梓州人。宋仁宗景祐時進士，終湖州長史。有滄浪集。

〔三六〕呂蒙正（九四六—一〇一一），字聖功，北宋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舉進士第一。歷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諡文穆。

〔三七〕王建，唐潁川人，字仲初，大歷進士。工樂府。所作宮詞百首，最爲人所稱道。有王司馬集。

〔三八〕唐朱景玄作唐朝名畫錄，以神、妙、能、逸分四品，每品分上、中、下三等，計九十七人，並附錄敘事和評語，或言師承所自，或論筆墨精否，或評格趣風韻，頗稱詳備。

〔三九〕宋史藝文志雜藝術類有唐畫斷一卷，未題撰人。

〔四〇〕公孫大娘，唐開元間教坊妓，能歌鄰女曲，善舞劍器。

〔四一〕曹剛，一作曹鋼。唐德宗時，有曹保，子善才，孫曹鋼，皆善彈琵琶。

〔四二〕米嘉榮，唐長慶間人，善歌。劉禹錫詩云：「唱得涼州意外聲，故人惟有米嘉榮。」又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

〔四三〕陶穀（九〇三—九七〇），字秀實，北宋邠州新平人，官至戶部尚書，有清異錄行世。

〔四四〕王洙（九九七—一〇五七），字原叔，北宋應天宋城人。舉進士，累遷翰林學士，改侍讀，兼侍講學士，諡曰文。

〔四五〕晏殊（九九一—一〇五五），字同叔，北宋臨川人。賜進士出身，後拜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諡元獻。有臨川集、紫微集。

〔四六〕楊億（九七四—一〇二〇），字大年，北宋建州浦城人。歷官知制誥，拜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諡文僖。著有括蒼、武夷、潁陽、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榮、冠龜等集，及內外制刀筆。

- 〔三〕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錢俶子。歸宋，累遷翰林學士、樞密使，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擁旄集、伊川集。劉筠，字子儀，北宋大名人，舉進士。累遷翰林承旨，兼龍圖閣直學士。有冊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七集。
- 〔三六〕 裴度（七六五—八三九），唐聞喜人，字中立。累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晉國公。後以宦官擅權，築別墅於洛陽午橋，號綠野草堂，與諸名士觴詠其間。
- 〔三九〕 張齊賢（九四三—一〇一四），字師亮，北宋曹州人。舉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 〔四〇〕 鄭文寶（九五三—一〇二三），字仲賢，北宋寧化人。舉進士，以詩名家。
- 〔四一〕 謝伯初，字景山，北宋晉江人。天聖二年（一〇二四）進士，後爲許州法曹。
- 〔四二〕 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字夢得，唐中山人。著有劉賓客文集及外集。
- 〔四三〕 潘岳（二四七—三〇〇），字安仁，晉中牟人。有潘安仁集，集中悼亡詩最佳。
- 〔四四〕 石曼卿（九九四—一〇四一），名延年，北宋宋城人。
- 〔四五〕 唐顏真卿、柳公權並善書法，以書名家。
- 〔四六〕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唐河南南陽人，爲散文家與詩家。
- 〔四七〕 宋祁（九九八—一〇六一），字子京，北宋安州安陸人。累遷工部尚書翰林學士，諡景文，有集。

白石詩說

前記

姜夔，字堯章，約生於一一五五年，死於一二三〇年，原籍江西鄱陽，後以寓居武康，鄰近白石洞天，自號白石道人。他一生雖然沒有做過官，但和他來往的却許多都是達官貴人。他的詩律秀美，詞也精深華妙，尤其嫻於音律，善度新腔，因此音律文彩，為當時士大夫所稱贊。但他的作品過分注重音律與形式，缺乏內容，很少反映社會現實生活，而且帶有濃厚的頹廢感傷氣氛。他繼承了北宋末年周邦彥的作風而成爲南宋晚期詞壇的中心人物。他著有琴瑟考古圖一卷、絳帖平二十卷、禊帖偏旁考、集古印譜、張循王遺事、白石道人叢稿十卷、歌曲四卷、詩說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二說：『詩說一卷，僅二十七則。』今按：四部叢刊影印江都陸氏校刻本、榆園叢刻本及歷代詩話本，詩說均是三十則。也許短章片語，分合不同，才有這樣差異。

這三十則基本上是講詩的寫法，他自己所謂『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三〇則）這話是不錯的。

在這三十則中，他把詩的辨體、立意、布局、措詞、說理、使用、寫景、體物……各方面都涉及了，雖然語焉不詳，但寫詩時應該注意的技巧，都說得很明白。他所注重的多在詩的形式技巧上下工夫，而對於爲什麼要寫詩的社會意義與個人要求，則沒有談及。這和他在創作上重形式、輕內容是貫通的。

在詩說中，除了追求形式技巧以外，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如他說：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二五則

這裏，他把『天』——自然看作是詩的最高境界。他所謂的『天』，雖然沒有作正面的解釋，但可以從下列引文體會：

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二七則

吟詠情性，如印印泥。

——二四則

不是奇，不是怪，不講求文采的修飾，這正顯出吟詠對象的本來面目；『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聯繫上文看來，那就是吟詠對象自己天然生成的妙。至於『吟詠情性，如印印泥』，那就是要詩人如實地表現吟詠的對象。這種自然主義的看法，和他在他的詩集自叙裏所說是一樣的：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見夫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也，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

有意地合同於古人的模仿者，當然不及有意地區別於古人的獨創者；有意地區別於古人的獨創，還不脫離爲寫詩而寫詩所採取的手段，還不能按照吟詠對象的本來面貌而達於『天』。只有按照吟詠對象的本

來面貌『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地吟詠出來，像『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地行乎其所不得，止乎其所不得不，這才能『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而達到『天』。

這種『天』——自然的最高境界，最好當然是『自然』生成的，否則，那就要從『學』中來了。在這裏，他對於『學』給了極大的肯定，所以他認為：『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他所說的『學』，雖然也沒有正面的解釋，但從下文可以看出它的含義：

思有空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二〇則

多看自知，多作自好。

——七則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

——一〇則

學可以去思想上的空礙，得用專的材料，增加知識，提高創作水平，是他所謂的『學』，仍不外乎書本知識，只強調了學習書本寫作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生活實踐對創作所起的決定作用。這和他形式主義的創作風是緊密聯在一起的。從這裏，也可以知道：他所謂的『學到』是從形式技巧上着力，而建築在『精思』上的。無怪他要認爲：『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爲？』（三則）他認爲：只要技巧純熟了，精思足够了，那就可以達到『其爲天一也』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六二卷說姜夔『其學蓋以精思獨造爲宗』。在『精思』方面已如上述。『獨造』呢？姜夔自己說了：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仿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鷓林其可欺哉？

這固然是針對依樣畫葫蘆的模仿者說的，也可以看出他『獨造』的精神。如果聯繫到他在他的詩集自叙中所說的下列的話，更可見他這種『獨造』精神的可貴：

余識千巖於瀟湘之上，東來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豈見其合者，而遺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所以爲合耶？不然，何其合者衆也？余又自喟曰：『余之詩，余之詩耳。窮居而野處，用是陶寫寂寞，則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釣能詩聲，不惟不可，亦不敢。』

蕭千巖、楊誠齋、范石湖不僅是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有力量的大人物，而且是當時主持詩壇的詩家。他們各自認爲姜夔的詩與自己合，倘是庸俗者流，將迎合之不暇了；而姜夔竟能明白地發出上述一番議論，這就是他『自命亦不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二）的表現。

詩說中所提出的寫作技巧，確有一些甘苦之言。沒有豐富的創作經驗的人，是說不出來的。所以這三十則詩說，也可以說是他創作經驗的介紹，可以給後人以啓示。不過我們應該知道：這些經驗是和他的創作方法緊密聯繫着的，只可以當作治文學批評的參考材料，不可懵然奉它爲寫詩的準則。

原序

淳熙丙午^二立夏，余遊南嶽。至雲密峰，徘徊禹溪橋下上。愛其幽絕，即屏置僕馬，獨尋溪源，行且吟哦。顧見茅屋蔽虧林木間，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闔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異人，即前揖之，相接甚溫。便邀入舍內，煎苦茶共食。從容問從何來？適吟何語？余以實告，且舉似昨日望嶽『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之句。若士喜，謂余可人，遂探囊出書一卷，云：『是詩說。老夫頃者常留意茲事，故有此書。今無作矣，徑以付君。』余益異之，然匆匆不暇觀，但袖藏致謝而已。問其年，則慶曆間生。始大驚，意必得長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留噉黃精粥，余辭以與人偕來，在官道上相候。告別出，至橋上馬。偏（四部叢刊影印江都陸氏校刻本、楡園叢刻本、歷代詩話本皆作『偏』。按：疑『偏』是『徧』字的筆誤。）詢士人，無知者。惟一老父歎曰：『此先生久不出，今猶在耶！』欲與語，忽失所在，悵然而去。晚解鞍，細讀其書，甚偉。常寘枕中，時時翫味。好事者有聞，聞來取觀，亦不靳也。昔軒轅彌明^三能詩多在南山，若士豈其儔哉！白石姜夔堯章序。

一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二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三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爲？

四 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故。

五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六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七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八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九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一〇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叙事而閒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一一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一二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

一三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一四

詩有出於風者，出於雅者，出於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一五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一六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一七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歎，遠矣哉！

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一八

體物不欲寒乞。

一九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二〇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二一

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

二二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

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二三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聖處，要自悟。

二四

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二五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二六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於句字，亦末矣。故始於意格，成於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二七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

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二八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意盡辭不盡。若夫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櫂（四）是已。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五）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辭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於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二九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欺哉！

三〇

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雖然，以吾之說爲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爲能詩哉？後之賢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筌（四）部（四）叢刊影印江都陸氏校刻本、榆園叢刻本、歷代詩話本均如是。按：莊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諸本皆作筌，惟成本作筌。此蓋用成本。（六）者乎？噫！吾之說已得罪於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注釋

〔一〕 瀋熙，宋孝宗年號，丙午，孝宗十三年（一一八六）。

〔二〕 韓愈石鼎聯句詩序，略謂：侯喜和劉師服說詩，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在其側。喜鄙其老丑，劉貌敬之而不知其有文。彌明指鑪中石鼎邀與聯句，大折二人。二人因請問讀何書，彌明不應。二人坐睡。及覺，覓彌明不得。這裏借彌明來稱贊若士的能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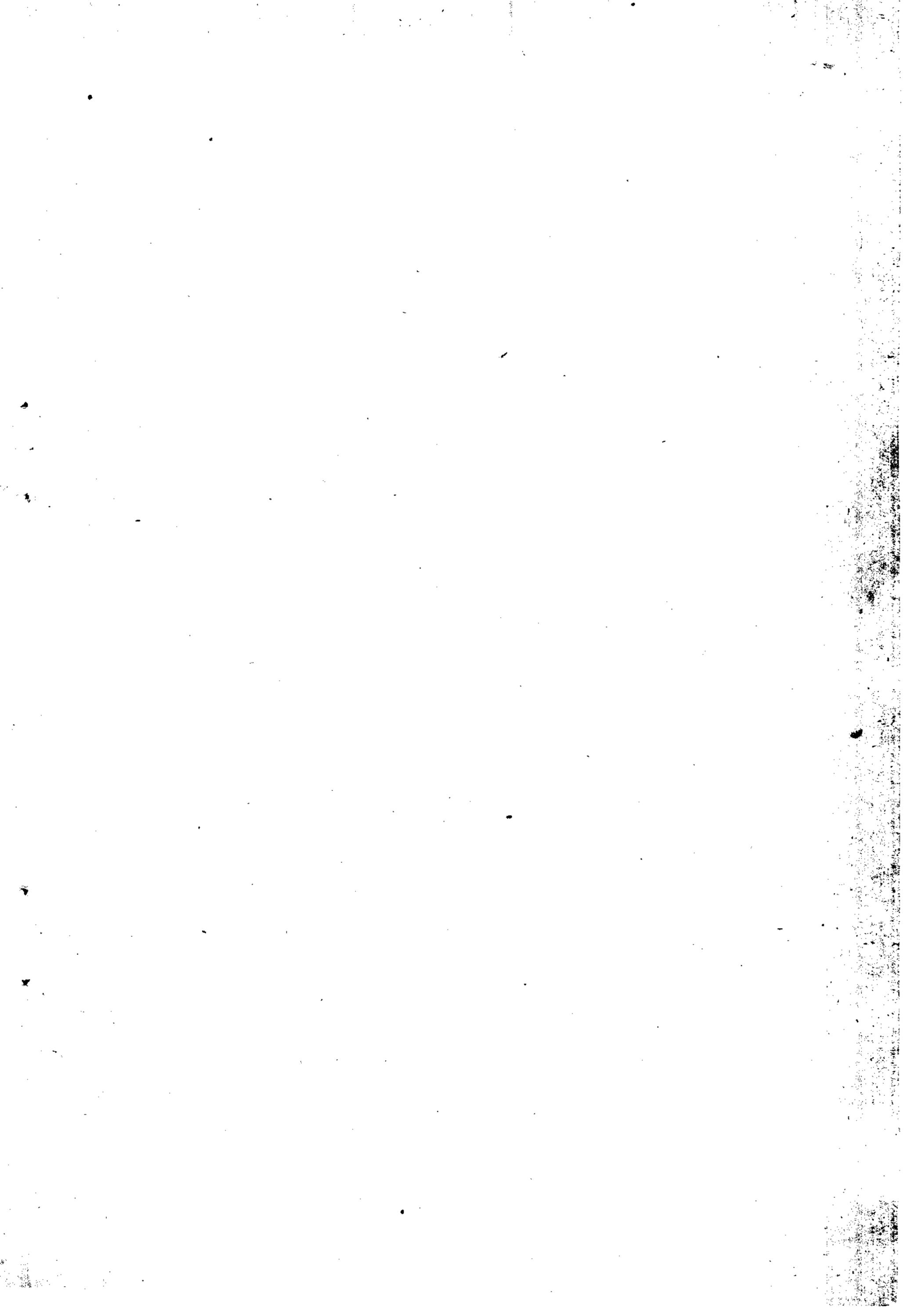
〔三〕 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言燕國壽陵的少年，到趙都邯鄲來學行步。既沒有學到趙國的能為，反失掉壽陵原有的步法，直弄到用手據地，匍匐而還。這裏引來說明模仿別人的詩，捨己從人，不但學不到別人的長處，反而失掉自己原有的風格。

〔四〕 世說新語任誕篇載：東晉王徽之，雪夜泛舟剡溪，訪戴逵，到門而返。人問其故。徽之說：『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五〕 莊子田子方：『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王先謙莊子集解引宣云：『目觸之而知道在其身，復何所容其言說耶？』

〔六〕 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成玄英疏：『此合論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荃蹄，而荃蹄實異魚兔，亦猶玄理假於言說，言說實非玄理，魚兔得而荃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絕。』按：此言不能為詩者取詩說的方法而能詩，能詩後不應拘泥於詩說的方法為詩，而應達到『造乎自得』的境地。

漳南詩話



前言

王若虛（一一七七—一二四六），字從之，號慵夫，藁城人。金章宗（完顏景）承安二年（一一九七）經義進士。歷任鄜州錄事，國史院編修官，著作佐郎，平涼府判官，左司諫，延州刺史……又曾出使夏國。金亡，微服北歸鎮陽，隱居不仕。金史本傳說他『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元好問在中州集卷六中也說：『從之……滑稽多智，而以雅重自持。謀事詳審，出人意表。人謂從之於中外繁劇，無不堪任。直以投閑置散，故百不一試耳。』可見他不同於一般的書生，而是一位很有濟世之志（王若虛答張仲傑書，也表現了他對民間疾苦的關懷……州郡之職，古稱勞人；況此多虞，亦必有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衆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見滹南遺老集卷四十四。）和濟世之才的政治家。

他雖有濟世之志和濟世之才，但由於『投閑置散』，在政治上並沒有多大建樹，其成就主要在經史考據和文學批評方面。在他的滹南遺老集（通行的有四部叢刊本，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叢書集成本等）中，關於文學批評的著作，有詩話三卷、文辨四卷。這些著作儘管是片斷的，沒有嚴密的系統；却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反對形式主義。

在金代文壇上，形式主義和反形式主義的鬥爭是相當尖銳的。李之純、雷希顏、李天英、趙衍等人，都推尊晚唐的盧仝、李賀和北宋的黃庭堅，忽視內容而追求字句的奇險新巧，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形式主義。趙秉文、周昂、王若虛、元好問等，則與之對抗。而在對抗這種形式主義逆流的鬥爭中，表現得最堅決、最勇敢的，要算王若虛。元好問說：『李屏山杯酒間談辯鋒起，時人莫能抗。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使噤不得語。』（元好問中州集卷六）他和李之純（屏山）爭辯的焦點是什麼呢？劉祁在歸潛志中作了回答：

王從之則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爲首；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無意味。』

可見他對當時影響很大的李之純的形式主義理論和作風，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他和另一位影響很大的作家雷希顏之間，更發生過激烈的衝突。金哀宗（完顏守緒）正大（一二二四—一二三二）年間，他與雷希顏同修宣宗實錄，『由文體不同，多紛爭』。他主張『平淡紀實』，理由是：『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雷希顏則反是，首先強調的是『奇峭造語』。因此，『雷所作，王多改革』。於是他們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了。『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爲奇！』……』（劉祁歸潛志）

了解了王若虛對泛濫於當時文壇的形式主義逆流進行過如此堅決的鬥爭，就知道他在詩話和文辨等著作中儘管很少直接批判當時的作家，但他對文學史上的形式主義或有形式主義傾向的作家的批判，是從反對當時的形式主義的戰鬥任務出發的。

王若虛早年從其舅周昂學習，周昂教導他說：

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

又說：

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

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這兩段話，見金史文藝傳周昂傳。）

他在文辨中，引了前一段話，並且贊美說：『至哉，其名言也！』在詩話中，又引了後一段話，並且贊美說：『可謂深中其病矣！』不難看出，周昂傳給他的這種重視思想內容、反對片面地追求形式的文學理論，他是接受了，而且以這種理論爲基礎，建立了自己的文學批評。他在文辨中說：

凡文章須是典實過於浮華，平易多於奇險，始爲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於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顛倒亦甚矣。

由於他重視『本』——主張『工於內』，提倡『以意爲主，以語言爲役』，所以強調作者的思想修養。他說：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充滿鬱勃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又說：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而出，滔滔汨汨，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太誇，予謂唯坡可以當之。

他既認為作者只要有過人的思想修養，就自然會發為文章，如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如萬斛源泉，不擇地而出；所以他論文提倡『真』，反對『偽』。他說：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為富，點化陳腐以為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真偽，望而可見也。』

他所謂的『真』，於抒情作品，首先指性情之真。他說：『哀樂之真，發乎性情，此詩正理也。』於敘事寫景的作品，不但要求性情之真，而且要求反映客觀事物之真。他說：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於畫者，為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為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為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為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偽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從上述的這些觀點出發，他堅決地反對形式主義者對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白居易等的攻擊。西崑派詩人菲薄杜甫，他指斥道：『楊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之語……嗚乎！為詩而不取老杜……其識見

可知矣。』對於白居易的『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的現實主義詩作，不少人企圖用『俗』、『淺易』一類的棍子打殺它，王若虛駁斥道：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片面地追求形式的人有的攻擊現實主義者，有的却假借現實主義者的旗號。例如黃庭堅，自稱學習杜甫，但他着眼的主要是形式：他認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於是便堆積典故；他認為『拾遺句中有眼』，於是便片面地講究『詩律』、『句法』。這樣，就走上形式主義的歧路去了。雖說是學習杜甫，實質上是和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王若虛援引其舅的話，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

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

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之間存在着根本分歧，不容混淆；但古人由於受認識水平的局限，往往把二者混淆起來。黃庭堅開創的江西詩派，就其主要傾向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流派；但却攀認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爲『祖』，並在杜甫的旗幟掩蓋下泛濫了多少年，很少有人指出它不是杜甫的嫡『孫』。王若虛則敏銳地揭露了這種魚目混珠的現象。他說：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

這一段話很重要。因為第一、江西詩派自稱以杜甫爲祖，這裏却指出那是從形式上學習杜甫的，所用的實質上是『崑體功夫』。第二、這裏指出『崑體功夫』與『老杜之渾全』不能相兼，已意識到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是文學創作上相互排斥的兩種流派。

王若虛從創作應表現性情之真和客觀事物之真的觀點出發，劃分了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界限，反擊了形式主義者對現實主義者的攻擊；同時也批判了形式主義的創作。羅可詠雪的詩句『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有人很贊賞，王若虛却說那是『假雪』。黃庭堅用『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的詞句詠漁父，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王若虛却指出『漁父身上不宜及此事』。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兩首傳於時者，王若虛嘗誦之於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題，猶惑也。』他很感慨地說：『尙不知爲花，况知其爲梅，又知其爲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於此！』狄青帶面具事，范鎮只云『帶銅面具』而已；澠水燕談則曰『面銅具』；邵氏聞見錄又曰『帶銅鑄人面』。王若虛評論道：『邵氏語頗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爲何具？俱不若蜀公（按即范鎮）之真。蓋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

詠雪而寫『假雪』（潘岳的白頭髮、馬良的白眉毛），詠漁父而不合漁父身份，題墨梅畫、記帶銅面具而讀者看不出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就失掉了反映客觀事物之真。失掉事物之真，又算什麼文學創作呢？不能反映客觀事物之真的根本原因是對客觀事物沒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認識；而對客觀事物沒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認識，自然就不可能有被客觀事物激起的不能已於言的情感。在這種情況下寫

作，那就既談不到反映客觀事物之真，相反地，无病而呻吟，自不免於矯揉造作，雕琢辭句，寫出的作品，頂多只能『巧於外』。但既然『巧於外』，目光不够銳敏的讀者就很容易受那漂亮外衣的蒙蔽，而忽略了它的『拙於內』。王若虛却偏偏通過許多實例，揭掉形式主義創作的『外』衣，讓人們看看『內』面是什麼貨色。他批評黃庭堅的題扇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又批評黃庭堅的猩毛筆詩『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黃庭堅有一首雨絲詩：『烟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落更微。園客繭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乍一看真是富麗精工，王若虛却一針見血地指出：『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黃庭堅的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王若虛却發問道：『有何意味？』並且作了這樣的結論：『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一經說破，元無一事，這正是一切形式主義創作的悲劇。

形式是被內容決定，並爲內容服務的。形式主義者既然缺乏『如萬斛源泉，隨地湧出』的思想感情和對現實生活的體驗、認識等作爲作品的內容，那在形式上也就不可能有什麼創造性，其結果往往是專向古人伸手：不是模擬，就是剽竊，或者兼而有之。王若虛也触及這一點。『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王若虛指出他並沒有得什麼法，不過像揚雄的法言從形式上模仿論語那樣，只從形式上模仿杜詩而已。黃庭堅作詩，有所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法，王若虛指出他是『剽竊之黠者』。

脫離生活，一味向古人伸手的人，自不免於拜倒古人。王若虛既以反映客觀事物之真和表現性情之真爲評價文學創作的標準，那自然就不會贊成簡單地以古今分優劣。他在詩話中說：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於是矣。

在文辨中說得更堅定有力：『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須存古意何爲哉？』

黃庭堅本着『字字有來歷』的教條寫作，往往弄得文法不通、修辭不當、用典不切。王若虛指出：如『東海得無冤死婦』、『何況人間父子情』、『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等句，都有文法上的毛病；如『青州從事斬關來』、『殘暑已促裝』、『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等句，都有修辭上的毛病；如『人乞祭餘驕妾婦』、『湘東一目誠甘死』、『待而成人吾木拱』、『身後五車書』、『拔毛濟世事』等句，又都用典不切，牽強可笑。當然，在文法、修辭、用典等方面，非形式主義者也未必不出毛病，王若虛也毫不含糊地指摘了包括司馬遷在內的許多著名作家在這方面所犯的錯誤。然而特意講究『句法』、『詩律』的黃庭堅反而在這些方面鬧了很多笑話，又是什麼原因呢？關於這，王若虛也有所認識。他認爲作詩若『出於自得』，則『辭達理順』；又認爲『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這意思是：搞創作首先要明乎『事』、『理』；『事』、『理』既明，則『順理』、『因事』，如『江河之順下』，自然容易做到『辭達』。反是，不順其理，不因其事，不管在形式上用多少苦功，仍然連一個『達』字都做不到。因爲所謂『辭達』，正是『達』其『事』、『理』，『理』不『順』，『辭』如何能『達』？沒有『事』，又『達』些什麼？

王若虛既主張『因事出奇』、『理順辭達』，如江河之順下；所以認爲文無定法，『唯適其宜』、『唯求真

是』。例如：文章要簡練，語言要清新，這是對的；但也不能片面理解。湘山野錄上有一段記載：『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各爲錢思公作河南驛記。希深僅七十字，歐陽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這是一味求簡的例子，好像越簡越好。王若虛評論道：『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爲貴哉！蓋簡而已，其弊將至於儉陋而不足觀矣。』李翱與王載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不成爲文。』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適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輒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這是一味求新的例子，好像越新越好。王若虛評論道：『文不襲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翺之說！且天下安得許多新語耶？』在批評黃庭堅時說得更清楚：『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誇，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於妙處，不專在於是也。』

又如文章的各種體裁，固然各有特點，但也不能絕對化。陳師道說：『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他是主張『記』只應『記其事』，而不能發議論的。王若虛批評說：『議論雖多，何害爲記！蓋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殆後山妄爲分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爲詞也。且宋文視漢唐百體皆異，其開廓橫放，自一代之變；而後山獨怪其一二，何耶？』

這些見解，都是很精闢的。尤其可貴的是他對攻擊蘇軾『以詩爲詞』的批評。北宋文人，大都受『花

間派』的影響，認為詞不同於詩的特點是內容上的表現男女艷情和與此相關的風格上的婉約。這顯然是錯誤的。蘇軾在詞方面的貢獻，正在於他大胆地突破了這種人爲的限制，『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表現各種各樣的題材，爲南宋愛國詞人開闢了廣闊的天地。然而有些人却認爲他不是詞家正宗。例如陳師道，就說什麼『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王若虛批評道：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艷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

又如晁補之，說什麼『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他所說的『情』，顯然只是『男女艷情』。東坡既然『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他就認爲『短於情』。王若虛批評道：『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若乃纖艷淫媠，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王若虛在這裏從『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的觀點出發，批判了以『纖艷柔脆』爲詞之正體的錯誤看法，指斥了柳永等的『纖艷淫媠』的詞作及其惡劣影響，肯定了蘇軾打破『男女艷情』的圈子，多方面反映生活的『橫放傑出』的詞作，其識見是很卓越的。

王若虛在創作方面主張『以意爲主』，反對片面地追求形式，特別反對由於追求『字字有來處』而弄得文法不通、辭修不當、用典不切；和這相一致，在閱讀和研究方面，主張掌握作品的精神，反對字字找出處，反對繁瑣的、特別是穿鑿附會的考證。如蘇軾的詩句：『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一頌』是指最能

代表劉伶（伯倫）的酒德頌，意思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朱弁却考證起來了，他說：『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王若虛解釋說：『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又如蘇軾詩句：『白衣送酒舞淵明。』有人認為其中的『舞』字不妥；黃徹却援引庾信『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句，證明『舞』字『有所本』。王若虛評論道：『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最值得注意的是：杜甫飲中八仙歌寫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有些論客便從李白傳記中找根據，弄得牽強附會，一無是處。王若虛評論道：『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耶？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在王若虛的文學批評中，強調『以意為主』，反對形式主義的這個特點是十分突出的。有人說他尊蘇抑黃，不無門戶之見。在我們看來，黃庭堅儘管也有一些比較健康的、甚至反映民間疾苦的作品，但他創作的的主要傾向則是偏於形式主義的；比起黃庭堅來，蘇軾儘管也有形式主義的作品，但他創作的的主要傾向，則是偏於現實主義的。王若虛尊蘇抑黃，正是從提倡『以意為主』，反對形式主義的觀點出發的。當然，他尊蘇的時候，不無『溢美』之言；然而值得稱道的是他對蘇軾的某些形式主義傾向，同樣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如：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次韻實作詩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

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是其是而非其非，不犯『說好就一切皆好』的錯誤，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王若虛反對形式主義，同時又非常重視形式。他在文法、修辭、用典、乃至文章體例等方面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前面已經提到他對許多著名作家在這些方面所犯的錯誤，都提出了認真的批評，這里不妨再舉幾個例子：宋玉形容鄰女之美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王若虛認爲前兩個『太』字『不可下』。他說：『夫其紅白適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卻是原短：豈不相窒乎？』蘇軾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王若虛指出不能說『意外聲』，只能說『聲外意』。史記屈賈列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若虛指出『曰』與『以爲』重複。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王若虛批評道：『審字當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而實若黑白也。』黃庭堅閔雨詩：『南陽應有臥雲龍。』王若虛批評道：『臥雲龍，真龍耶，則豈必南陽！指孔明耶，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像這樣準確地批評文法、修辭、用典方面的錯誤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對文章體例方面的毛病，他也不肯放過。如：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爲己之友，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準墓誌既稱『孤某以先人善予，以誌爲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爲誌』……其病亦同。蓋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

王若虛既反對形式主義，又這樣重視形式，這並沒有費解之處。他是主張『以意為主，字語爲之役』的，反對形式主義，是反對『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重視形式，是強調『役』爲『主』用，即形式很好地爲內容服務。他說得很明白：『一文一質，道之中也。』質與文，內容與形式，原是不能偏廢的。他既主張『文無定法』，爲什麼又那樣重視文章體例呢？這道理也很淺顯。主張『文無定法』，是反對形式主義者的死法；重視文章體例，是強調創作的規律。他說得很清楚：『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定體則無，大體須有』，這見解是很通達的。他強調創作『唯適其宜』、『唯求真是』，所以既不應該受『定體』的束縛，又不能不有『大體』。『大體』就是包含在『適其宜』、『求真是』裏面的。

王若虛在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的歷史條件下，在文學理論批評方面提出的這許多見解，無疑有進步的一面。對明代的公安派和清代的葉燮、袁枚等反對擬古主義的鬥爭，可能發生過積極的影響；對我們也不無參考價值。當然，其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視的。最主要的是：他主張文章『以意為主』，強調作家的思想修養，強調詩歌要表現『性情之真』和客觀事物之真，這固然有可取之處；但他並沒有明確地提出文章應以什麼樣的『意』爲主，作家應有什麼樣的思想修養，詩歌應表現什麼樣的『性情之真』和客觀事物之真。如我們所說的，文學作品的『意』，作家的思想感情等等，都打有階級的烙印。好的文學作品，總是『以意爲主』的，總是表現了作者的『性情之真』的；但是，『以意爲主』的，表現了作者的『性情之真』的，却並不都是好作品。是好是壞，要進行階級分析。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作品，首先要檢查它們對待人民

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同樣，文學要表現客觀事物之真，但並不是表現了任何事物之真的都是好作品。我們所要求的文學的真實性，首先是指從社會本質上反映出來的歷史真實。只有具有進步思想的作家才有可能從社會本質上反映出歷史真實，所以文學的真實性是和進步的思想性統一的。

王若虛對文學內容的提法是籠統的，這並不等於他本人沒有特定的階級傾向。從他『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看，從他在答張仲傑書中所表現的對『民賊』的反對、對『德政』的向往看，從他評論關於『殿閣生微涼』的爭論時提出的『事君之法』看，他是一個在維護封建秩序、封建倫理道德的前提下同情人民的『仁政主義』者。從其『投閑置散』、濟世之才『百不一試』看，他又是一個在『民賊』充斥的時代政治上不得意的封建文人。所以，就其主要方面說，他和杜甫、白居易、蘇軾等人都有相似相通之處，因而對這些人的文學創作，只要是『以意為主』、表現了『哀樂之真』、沒有因追求形式而『害於天全』的，就都籠統地肯定下來了，不可能像我們一樣明確地區別其精華和糟粕。

王若虛對形式主義文學創作的批評，也是不徹底的。他自己的文學批評，有時也帶有形式主義的傾向。如對於司馬遷，指出其文法、修辭等方面的紕繆，當然很必要；但竟因此而壓低史記的卓越成就，（如在文辨中說：『司馬遷之法最疏，開卷令人不樂。』又說：『唐子西云：『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以後，便有杜子美。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於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就不免有所偏頗了。

霍松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卷 上

世所傳千家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鵝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其餘皆非真本（一本作『本真』）。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一本作『訓』）。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間爲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寶使君等，尤爲無狀；洎餘篇大似出於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嘖嘖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焉。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二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七〕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遊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頷聯〔八〕，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篤實之論哉！

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九〕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一〇〕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問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四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一一〕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一二〕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

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謝靈運平日好雕鑿，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於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五

梅聖俞〔四〕愛嚴維〔五〕『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漫』不繫『柳』。『茗溪』〔六〕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七〕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茗溪以爲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於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八〕

六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九〕。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

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

七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三）以爲范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茗溪叢話亦兩存之（三）。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范氏所記，白被酒於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三），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八

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爲『即』字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

而此詩之體不應爾也。

九

近代詩話〔西〕云：『杜詩云「卓雕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淳至，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一〇

荆公〔三〕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三〕云：『甫之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彊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荆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

一一

退之〔三〕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坳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一二

退之謁衡嶽詩〔元〕云：『手持杯玳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一三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元〕『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三〕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叟聯居諸』之句，何也？

一四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一五

孔毅父〔三〕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三〕，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輩諸人服金石〔三〕而自餌硫黃〔三〕。陳後山亦有此論〔三〕。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誚，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于輩，特斥其燒煉丸砂而祈

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於不得已，初不如于輩有所冀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以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一六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於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一七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无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一八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一）夫屈子所謂『獨醒』（二）者，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悞哉！

一九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伴，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三）、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二〇

郊寒白俗（四），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五）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正理也。

二一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注釋

- 〔一〕周昂，字德卿，真定人。金大定（一一六一—一一八九）年間進士，曾作詩諷刺統治者得罪。後從金宗室承裕軍，元軍至，承裕軍敗逃，與其子嗣明死於軍中。金史文藝傳有傳。
- 〔二〕比喻學習旁人沒有學好，反而喪失自己原來的本領。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成玄英疏：『壽陵，燕邑；邯鄲，趙都；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都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據地，匍匐而還也。』
- 〔三〕王直方，字立之，北宋詩人，列入江西詩派。著王直方詩話，今有類說本，殘；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本較完備。
- 〔四〕王直方詩話『李杜逸詩』條云：『詩曰：『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
- 〔五〕隋珠，指好珠子。淮南子覽冥：『隋侯之珠。』注：『隋，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 〔六〕杜甫在蜀時，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後人稱杜工部。
- 〔七〕金史文藝傳周昂傳中說：『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可以看出周德卿是重視思想內容，反對形式主義的。

〔八〕 頷聯、頸聯之說，見嚴羽滄浪詩話。

〔九〕 周昂有常山集，已失傳。元好問中州集卷四選其詩二百首。如邊俗中的：『木杵舂晨急，糠燈照夜多。淳風今已破，徵斂爲兵戈。』山家中的：『主人愁喪亂，數數問邊陲。』等，都反映了戰亂年代的人民生活。

〔一〇〕 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有山谷內集、外集、別集。他是江西詩派的開創人。其詩有形式主義的傾向。

〔一一〕 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謝玄之孫，晉時襲封康樂公，入宋，降爲侯，累官至侍中。其詩好摹寫山水，追求形式。惠連是他的族弟，也是詩人。『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一詩中的句子。

〔一二〕 石林詩話一卷，宋人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撰。

〔一三〕 即北宋詩僧惠洪。洪字覺範，俗姓彭，著有冷齋夜話、石門文字禪。

〔一四〕 梅堯臣（一〇〇二—一〇六〇），字聖俞，北宋詩人，有宛陵先生集。他關懷人民疾苦，反對西崑派的形式主義創作，寫了不少反映階級矛盾的作品。如陶者、田家、汝墳貧女、田家語等。

〔一五〕 嚴維，字正文，唐代大曆（七六六—七七九）年間的詩人。

〔一六〕 苕溪，即宋人胡仔。仔號苕溪漁隱，撰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

〔一七〕 詩，即詩經。『春日遲遲』，是詩經七月篇中的句子。

〔一八〕 這段話主要是針對胡仔而發。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中說：『六一居士詩話云：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苕溪漁隱曰：「春水漫」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

之，則「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歎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按王若虛在這裏把皮光業的詩誤歸在裴光約名下。皮光業，字文通，是晚唐詩人皮日休的兒子。

〔一九〕柳公權（柳公綽之弟），以書法著名。唐書柳公綽傳中說：「唐文宗李昂曾召柳公權聯句。李昂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接着說：『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荅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八：『東坡云：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二〇〕以上一段材料，係根據荅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藝苑雌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閣云：『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我民愠，南風爲解無？』原其意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爲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廈之涼，而不知路有嘆死也。』此語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邪？』按藝苑雌黃，即嚴有翼著。呂氏家塾廣記，即呂希哲著。洪芻，字駒父，北宋人，黃庭堅的外甥，有洪駒父詩話。

〔三一〕吳曾，字虎臣，宋高宗時以獻所著書得官。這裏的漫錄即指他著的能改齋漫錄。

〔三二〕見荅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

〔三三〕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二四〕 下面引的一段話，見李錞著李希聲詩話（學林卷八引）。

〔二五〕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號半山，封荆國公，故稱王荆公，北宋傑出的政治家兼文學家。有臨川先生集。下面評論李杜的一段話，見宋人范正敏著遜齋閑覽，略有刪節。

〔二六〕 歐公，即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自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有歐陽文忠公集。下面幾句話，見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二十九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二七〕 韓愈，字退之。這裏提到的雪詩，原題是詠雪贈張籍，見昌黎先生集卷九。

〔二八〕 原題是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見昌黎先生集卷三。

〔二九〕 是符讀書城南一詩中的句子，見昌黎先生集卷六。按詩經邶風日月篇有「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句，後人遂以「居諸」代日月。

〔三〇〕 白居易，字樂天。

〔三一〕 孔平仲，字毅父，北宋詩人，有朝散集。當時人把他及其兄文仲、武仲和蘇軾、蘇轍並稱，所謂「二蘇三孔」。

〔三二〕 韓愈醉贈張祕書詩（見昌黎先生集卷二）中有「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等句。

〔三三〕 韓愈在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昌黎先生集卷三十四）一文中，敘述李于及歸登、李虛中、李遜、李建、孟簡、盧坦、李道古等服藥致死，並對迷信方士、燒煉丹砂表示反對。

〔三四〕 按孔毅父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三五〕陳師道（一〇五三—一一〇一），字無己，又字履常，自號後山居士，北宋詩人，列入江西派，有後山集。後山詩話云：『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李于志，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爲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三六〕沈括，字存中，北宋人，著作很多。這裏的引文，見他的夢溪筆談卷十四。原文是：『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蹂極工而後已。所謂「句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去」。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三七〕劉禹錫，字夢得，是與白居易同時的詩人。有劉賓客文集。他的『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一聯，白居易很贊賞。

〔三八〕宋之間，唐代詩人。按：此詩句初見於賈會有所思中，希夷乃襲用賈會之句，后人沒有深考，以致聚訟耳。

〔三九〕王安石金牛洞六言詩：『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四〇〕晁補之，字无咎，北宋詩人，有鷄肋集。

〔四一〕這是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見白氏長慶集卷五）之一的上半段。後面還有六句：『兀傲甕間臥，憔悴澤畔行，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願君且飲酒，勿思身後名。』

〔四二〕楚辭漁父叙『屈原既放，行吟澤畔』，對漁父說：『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四三〕盧延讓苦吟：『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

爲著者之乎。』

〔四〕郊，唐代詩人孟郊，字東野。白居易。蘇軾祭柳子玉文中有『郊寒鳥（賈鳥）瘦，元（元稹）輕白俗』的說法。

〔五〕鄭厚，宋人。他在藝圃折中裏說：『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

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爲也。陶淵明則逸鶴翻風，閒鷗忘海。鮑明遠則高鴻決

漢，孤鶻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草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一妙。餘皆象龍刻鳳，雖美無情，無取正

焉。』在他認爲『皆造化中一妙』的詩人中，沒有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所以王若虛說『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

卷中

一

唐子西語錄(二)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三)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四)也。夫三百篇(五)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六)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二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七)曰：『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

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三

荆公詠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四

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爲信然。却是假雪耳。

五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温爐間閑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

六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之句。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

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七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碧溪詩話〔三〕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八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二〕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九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一〇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四〕

一一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吾夫所貴於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煙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一二

鄭厚云：『魏晉以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吾夫。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而笑，擇唧唧而歎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詩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尙。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一三

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二七〕。

一四

東坡雁詞〔二八〕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為語病〔二九〕；是尚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於木』〔三〇〕為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為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

一五

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即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却是隔一日。

一六

王直方詩話稱：鬼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茗溪

漁隱曰：『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茗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

一七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小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耳。』此言得之。

一八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間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媠，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一九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芾荆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

林趙公^{〔三〇〕}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二〇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三一〕}時公年始冠^{〔三二〕}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三三〕}終身爭句律哉！

二一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遊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三四〕}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三五〕}。

一一一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以聽疎疎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是佳處。」慵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於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時所傳妄耳。徐師川『三』亦嘗咏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川作此罷，因誦山谷『疎疎』『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爲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一一三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又云：『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發風動氣。』『三』其許可果何如哉！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

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真偽，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於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

二四

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甯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二五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謂『阿底』耳。顧凱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衛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之語，安知其爲錢乎！

二六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

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於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於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二七

蘇、黃各因玄真子〔三〕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三〕。山谷又取船子和尙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三〕。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作可也。

二八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二九

山谷最愛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四〕，猶不可一笑耶！

三〇

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落更微，園客繭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

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三一

山谷詞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注、釋

〔一〕唐庚（一〇七一—一一二二），字子西，宋代詩人，有眉山唐先生文集。唐子西語錄收入歷代詩話，作唐子西文錄，是強幼安就唐庚評論詩文的話加以記錄整理而成的。

〔二〕王若虛號慵夫。

〔三〕惠洪在冷齋夜話中說：白居易每作詩，要使老嫗能解，不解，則改之。

〔四〕論語爲政篇有『詩三百』一語，後人因稱詩經爲三百篇（實際是三百零五篇）。

〔五〕前一段引文見唐子西文錄，後一段見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八自說。

〔六〕程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北宋哲學家。

〔七〕苑中，字極之，金大興人，曾做滑州刺史。元好問說他『嗜讀書，一以資於詩，詩亦往往可傳』。中州集卷八載

其詩兩首。

〔八〕潘岳，西晉詩人，鬢邊早生白髮；馬良，三國時蜀人，白眉毛。

〔九〕盧延讓，五代時蜀人。這裏引的兩句詩，是他獻王建詩卷中的句子（見全五代詩卷四十）。楊文公，即宋初西昆派詩人楊億。蔡居厚在詩史中曾說盧延讓的這兩句詩「楊文公深愛之，不知何謂」。這裏的「或者疑之」，當即指蔡居厚。

〔一〇〕劉伶，字伯倫，晉人，『竹林七賢』之一，作酒德頌。

〔一一〕朱弁，字少章，宋人，有風月堂詩話。

〔一二〕宋人黃徹著。

〔一三〕這是蘇軾書林次仲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二首之一的後兩句，前兩句是：『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

〔一四〕蘇軾有和陶詩一百二十首，見蘇東坡集續集第三卷。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云：『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一五〕下面有兩句詩總結前四句：『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東坡認為詩畫有共同性，故往往把二者連在一起談。如題韓幹畫馬圖云：『韓幹畫馬真是馬，子瞻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

〔一六〕唐以前有和詩，無和韻（原詩押某部韻，和詩仍押某部韻，叫和韻）；元稹、白居易以前，有和韻，無次韻（照原詩韻脚，依次和作。如原作韻脚爲林、心、深、陰……和作韻脚也是林、心、深、陰……叫次韻）；次韻詩自元白始，至宋代而大盛。

〔二十七〕蘇、黃薄酒。

薄酒二首并引

蘇軾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復自和一篇，以發覽者之一噱。

薄酒，勝茶湯。篋篋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牕涼。珠襦玉柩，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鵝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事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亡。

薄酒，飲兩鍾；篋篋布，着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木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薄酒二章并序

黃庭堅

蘇密州爲趙明叔作薄酒二章，憤世疾邪，其言甚高。以予觀趙君之言，近乎知足不辱，有馬少游之餘風。故代作二章，以終其意。

薄酒可與忘憂，醜婦可與白頭。徐行不必駟馬，稱身不必狐裘。無禍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富貴於我如浮雲，小者譴訶大戮辱。一身畏首復畏尾，門多賓客飽僮僕。美物必甚惡，厚味生五兵。匹夫懷璧死，百鬼瞰高明。醜婦千秋萬歲同室，萬金良藥不如無疾。薄酒一談一笑勝茶，萬里封侯不如還家。

薄酒終勝飲茶，醜婦不是無家。醇醪養生等刀鋸，深山大澤生龍蛇。秦時東陵千戶食，何如青門五色瓜？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雨一池蛙？性剛太傅促和藥，何如羊裘釣烟沙？綺席象床瑠玉枕，重門夜鼓不停撾。

何如一身無四壁，滿船明月臥蘆花。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朴之戮；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不如薄酒醉眠牛背上，醜婦自能搔背癢。

〔二八〕即在黃州作的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惟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二九〕苕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

〔三〇〕易經漸卦中的話。

〔三一〕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汗，洗妝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也。』

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語及苕溪漁隱譏王直方語，俱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一。

〔三二〕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迫也。』秦七即秦觀，黃九即黃庭堅。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九。

〔三三〕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復齋漫錄。

〔三四〕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一引後山詩話。

〔三五〕荊璞，字荆產，著三餘錄。

〔三六〕指趙秉文。秉文字周臣，晚年自號閑閑。金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有滄水集三十卷。

〔三七〕引文與宋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六所載者略有出入。宋刊本：『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現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聞家君

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

〔六〕古代男子二十歲行加冠禮。年始冠，即二十歲。按邵氏聞見後錄說「子瞻作此叙時年方冠」，是錯誤的。實際上此叙作於嘉祐四年乙亥，東坡時年二十四。王若虛蓋承邵氏之誤。

〔元〕黃庭堅論詩，主要從形式方面着眼，講究「句法」、「詩律」，不少人受他的影響，形成一個派別，即所謂「江西詩派」（黃庭堅是江西人）。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等二十五人。

〔三〇〕老蘇，蘇軾的父親蘇洵。揚雄，漢成都人，他的太玄、法言，是模擬易經、論語的。

〔三一〕苕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蠅蚌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九。

〔三二〕徐俯（？——一四〇），字師川，自號東湖居士，有東湖居士詩集，已失傳，宋詩紀事和宋詩紀事補遺中收有他的詩篇和斷句。他是黃庭堅的外甥，列入江西詩派。

〔三三〕見蘇軾書黃魯直詩後。

〔三四〕王若虛論詩，尊蘇抑黃。在文辨中，指斥「江西諸子之詩」是「斯文之蠹」。在他的詩歌中，有幾首也可以和這幾段相印證，錄如下：

山谷于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爲然。子嘗戲作四絕云：
駿馬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滾滾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勅敵，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蠅蚌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着，紛紛法嗣更何人！

〔三〕王若虛的批評是對的。『阿堵』，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這個』、『那個』。晉書王衍傳：『衍口未嘗言錢，婦令婢以錢繞床下，衍晨起，不得出，呼婢曰：『舉却阿堵物。』』『舉却阿堵物』，即『拿掉這個東西』，『阿堵物』指錢。王若虛在這裏舉的幾個例子中的『阿堵』，都指其物以爲言，離開所指的物，就不能確定『阿堵』是什麼東西。黃庭堅以『阿堵』爲錢，是錯誤的。

〔六〕嚴光，一名遵，字子陵，東漢餘姚人。年青時與劉秀同學。劉秀做了皇帝（漢光武），他改換姓名，隱居不見，終於被找到，讓他做諫議大夫。他不答應，歸隱浙江桐廬縣富春山，耕田釣魚以終。這裏的嚴溪、釣灘、桐江，都是指他釣魚的地方。按引詩是山谷題伯時畫嚴子陵釣灘的後兩句，前兩句是『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

〔七〕張志和，唐朝婺州金華人，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爲號。

〔八〕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徐師川語云：『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玄真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鱖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跋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

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篋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因以憲宗畫像求玄真子文章及玄真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尙覓玄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耶？」……」

〔三〕冷齋夜話（卷七）云：「華亭船子和尙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才動萬波隨，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明月歸。』」

〔四〕以藥名嵌於詩句中，叫「藥名詩」，王融所創。山谷有荊州即事藥名詩八首，其一云：「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牽牛避洗耳，臥著桂枝陰。」遠志、甘遂、牽牛、桂枝，都是藥名。「建除體」創於鮑照。嚴羽滄浪詩話：「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山谷有建除詩三首，一爲定交詩效鮑明遠體呈晁無咎，一爲碾建溪第一奉邀徐天隱奉議並效建除體，一爲重贈徐天隱，俱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字分別冠於各句之首。「八音詩」陳沈炯所創，以八音名（匏、土、革、木、石、金、絲、竹）分別冠於各句之首。山谷有八音詩三篇，一爲八音歌贈晁堯民，一爲古意贈鄭彥能，一爲贈無咎。「列宿詩」山谷所創，僅一首，題爲二十八宿歌贈別無咎，以二十八宿名（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嵌於句內。山谷藥名詩、建除詩、八音詩、列宿詩，俱見山谷外集卷十。

卷下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二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義。『臥雲龍』，真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三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

四

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五
弈棊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尙可持。』以湘東目爲棊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耶！不然，安可通也！

六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七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書囊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八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也？

九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一〇

弔邢惇夫云：『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一一

猩毛筆〔五〕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六〕，不亦異乎！只『平生幾兩屐』，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

一二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七〕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台絕句云：『猛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磨人。』若『磨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

一三

山谷贈小鬟慕山溪詞〔八〕，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

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正謂其尙嫩，如『荳蔻梢頭二月初』^(一)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邪，則未應識愁；以爲己愁邪，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二)；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一四

古之詩人，雖趣尙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三)，豈詩之真理也哉！

一五

魯直於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四)。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一六

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而不許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一七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於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誇，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於妙處，不專在於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一八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於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皆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一九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真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淪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大費，百斛明珠蕙苾秋。』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苒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傅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籊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斷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巧畀人間，定却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苒荆產以夷叔爲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於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箠鼓之，其爲弊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荆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乎！

二三

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二四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押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細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爲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爲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鄰之韻乃可耳。

二五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除醜詩曰：「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尙矣。蓋其於類爲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癖；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嘆賞，以爲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麤鄙乎！

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於酴醿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於言溼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

二六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斫不斷，餘妖種此根。』東坡詠酴醿，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萼綠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於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闌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予嘗誦之於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尙不知爲花，況知其爲梅，又知其爲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於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於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

二七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

間。』乃知此弊有自來矣。

二八

張舜民〔二〕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斐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三〕也。

二九

蕭閑〔三〇〕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三一〕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三〇

蕭閑憶恒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故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陽〔三二〕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爲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三畝』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三二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云：『市朝冰炭裏，湧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跡。

三三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送高子文詞云：『歸興高於灩澦堆。』雷溪漫注，蓋不知此出處耳。然樂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三四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淡雲新月炯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却。』世皆以花爲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

『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詞云：『酒惡時拈花藥嗅』；公詠花詞，亦喜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澈之氣，以滌除惡味耳。

三五

蕭閑自鎮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間覓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爲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三六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爲陶寫』，似背元意。

三七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

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於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三六〕，程氏以詩爲『閑言語』〔三七〕。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注 釋

〔一〕漢書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黃山谷的這句詩用這個典，本想說：天不下雨，東海莫非有冤死的婦人嗎？但句中『猶欠』有『字之義』，王若虛的批評是對的。

〔二〕齊人乞祭餘，見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三〕這是山谷弈棋呈任公漸七律中的一聯。南史載：下偉爲侯景主謀，作檄云：『項羽重瞳，尙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按湘東指湘東王（即後來的梁元帝）。他初生有眼疾，治療不善，遂盲一目。

〔四〕即題竹石牧牛詩：『野次小崢嶸，幽篁相倚綠；阿童三尺箠，御此老叢棘。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尙可，牛鬥殘我竹！』

〔五〕 卽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

〔六〕 呂居仁呂氏童蒙訓：「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七〕 卽題鄭防畫夾五首之一：「惠崇烟雨歸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

〔八〕 驀山溪（贈衡陽妓陳湘）：「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斂秋波，儘湖南山明水秀。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尋芳載酒，肯落誰人後？只恐晚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心期得處，每自不隨人；長亭柳，君知否？千里猶回首。」

〔九〕 這是杜牧贈別詩中的句子，全詩是：「娉娉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一〇〕 卽杜牧歎花：「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一一〕 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黃山谷爲首，下列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山谷。

〔一二〕 呂氏童蒙訓：「山谷嘗有句云：『麒麟臥葬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石林詩話：「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山谷云：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

〔一三〕 冷齋夜話：「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而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黃山谷再答洪駒父書：「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

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把這種理論付諸實踐，自不免於抄襲。如李白詩「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山谷則曰：「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白居易詩「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山谷則曰：「百年中去夜分半，一歲無多春再來。」杜牧詩「平生五色綫，願補舜衣裳」，山谷則曰：「胸中五色綫，補袞用工深。」王安石詩「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山谷則曰：「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絢絲。」王若虛譏爲「剽竊之黠者」，非無的放矢。

〔四〕見朱弁風月堂詩話。以楊億劉筠等爲主要作者的西崑體詩，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東西。朱弁認爲江西派詩人用崑體工夫，是對的；但既用崑體工夫，就不免掉進形式主義的泥坑，不可能走向杜甫的現實主義道路。

〔五〕朱松，字喬年，又字韋齋。南宋詩人，有韋齋集。

〔六〕全詩是：「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

〔七〕細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台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八〕張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疇齋。是陳師道的姊夫，和蘇軾友好。嗜畫能文，尤長於詩，有畫墻集。

他是師法白居易的，敢於反映社會問題，描寫民間疾苦。王若虛對他的批評不恰當。

〔一九〕杜甫會批評那些嘲笑『初唐四傑』的人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絕句之一。）

〔二〇〕蕭閑，即蔡松年，字伯堅。其父靖，宋末守燕山，金兵至，遂降。松年仕金，官至尚書右丞相。晚年於別業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長於詞，與吳激（字彥高）齊名。有蕭閑公集。元好問云：『百年以來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中州集卷一。）

〔二一〕魏道明，字元道，仕金，官至安國軍節度使。晚年自號雷溪子，著鼎新詩話，又爲蔡松年詞作注。

〔二二〕恒陽，謂眞定，松年以眞定爲故鄉。眞定府即恒州，又稱鎮州、鎮陽，舊治在今河北正定縣。注以故山爲江左，當然是錯誤的。

〔二三〕即鷓鴣天（賞荷）：『秀樾橫塘十里香，水光晚色靜年芳。燕支膚瘦薰沉水，翡翠盤高走夜光。山黛遠，月波長。暮雲秋影照瀟湘。醉魂應逐凌波夢，分付西風此夜涼。』

〔二四〕即石州慢（高麗使還日作）：『雲海蓬萊，風霧鬢鬢，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雲霓，方見宮腰纖弱。心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眞，海犀一點通寥廓。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離索。曉來一枕餘香，酒病賴花醫却。灑灑金尊，收拾新愁重酌。半帆雲影，載將無際關山，夢魂應被楊花覺。梅子雨絲絲，滿江千樓閣。』

〔二五〕過處，指詞中過拍之處，即下半闕的起頭，通常叫做『換頭』。

〔二六〕杜甫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二七〕程頤說：『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等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者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詩。』（見二程遺書卷十八。）